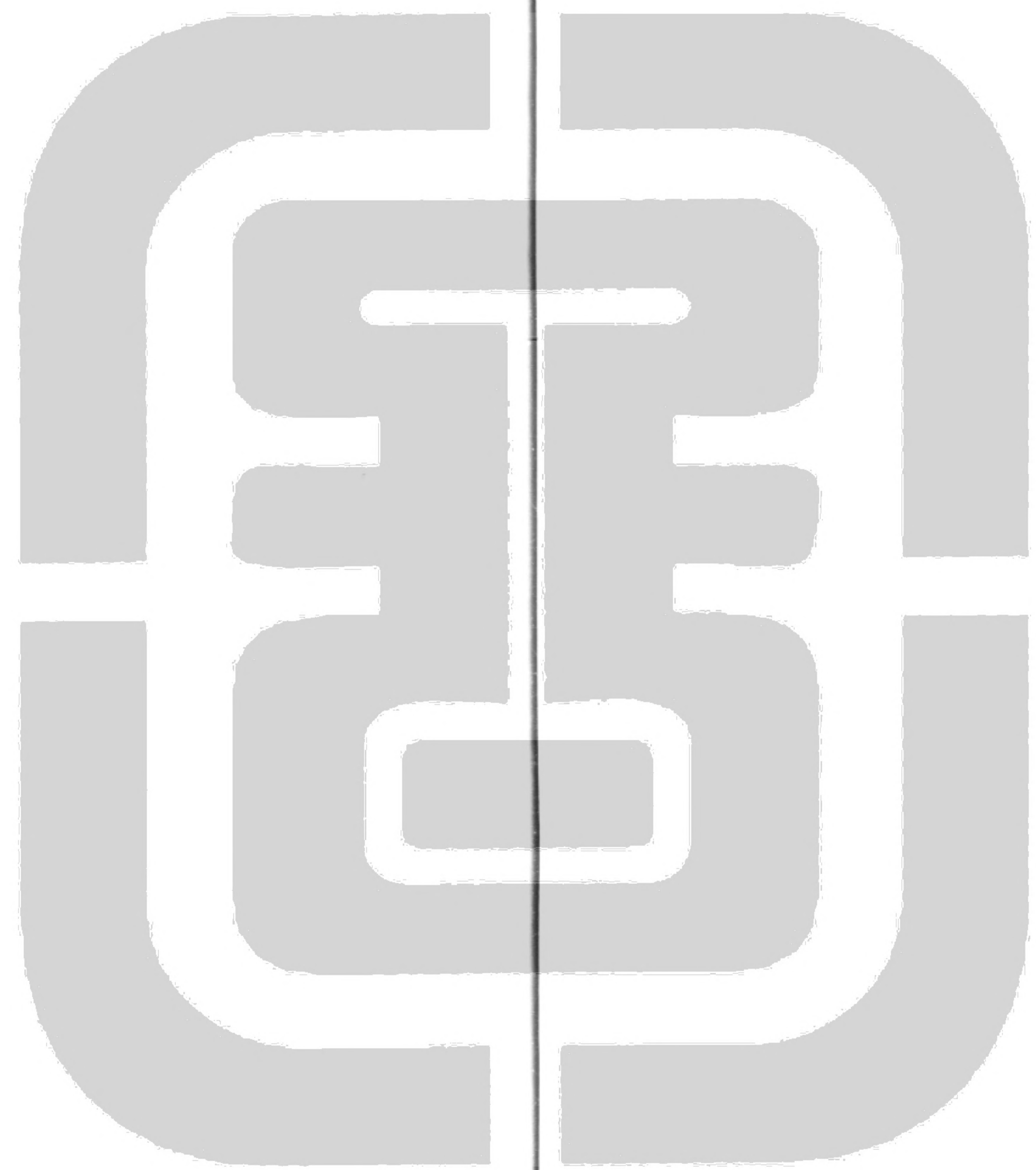


金石錄

舊鈔本 不全 凡四冊





唐晉祠銘



唐相州刺史侯莫陳肅碑

唐孔穎達碑

唐太府卿李襲譽墓誌

後周太宗伯唐瑾碑

隋皇甫誕碑

唐司空竇抗墓誌

右唐竇抗墓誌歐陽詢撰并書其所歷官新舊史所書頗多闕畧蓋抗在隋自岐州刺史遷冀州又遷定州又為遼東道行軍總管改朔州道遂授持節幽易燕檀四

州諸軍事幽州總管幽州刺史而史直云自岐州轉幽州總管其歸唐為弘化道安撫大使遷光祿大夫又為左武侯大將軍時以本官領同州刺史史皆不載其卒史言謚密而誌作容新史言贈司徒而誌作司空舊史亦為司空與誌合

後周黃羅刹碑

右後周黃羅刹碑虞世南撰羅刹仕周為行軍總管其子君漢唐初為將有功武德中為父追立此碑按後魏元又本名夜叉其弟刹本名羅刹元樹遺公卿書譏訛以謂夜叉羅刹皆鬼名也今羅刹周人去魏不遠猶以

為名何哉

隋桂州總管侯莫陳穎墓誌

右隋侯莫陳穎墓誌穎隋書有傳以其事考之彖合惟傳言穎謚曰定而誌不載按誌云公第四子尚書考功郎中軋會而傳作虔會軋會義理皆通然予嘗得軋會碑乃云名肅字軋會元和姓纂所載亦同疑其以字行爾蓋隋唐間人多如此

唐孔子廟堂碑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時建而題云祖王旦書額者蓋舊碑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馮審為

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者誤也睿宗所書舊額云大周孔子廟堂之碑今世藏書家得唐人所收舊本又有存者云

唐杜如晦碑

右唐杜如晦碑虞世南撰驗其字畫蓋歐陽詢書也如晦唐偉人史家立傳不應草草今以碑考之頗多異同傳言如晦大業中嘗以選補滏陽尉棄官去而碑言在隋起家為雍州從事及煬帝幸江都代王使君判留守事蓋如晦未嘗為滏陽尉而亦未嘗棄官去也傳言秦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而碑作右庶子傳言為校檢侍

中攝吏部尚書而碑作攝侍中吏部尚書傳云其祖名杲而碑所書乃名微傳云謚曰成而碑所書乃成也蓋此碑乃太宗手詔世南勒文於其石其官爵祖父名諱不宜有誤皆可以正史氏之失矣

唐房彥謙碑

右唐房彥謙碑彥謙玄齡父也在隋任司隸刺史出為注陽縣令卒官不大顯而隋書立傳二千餘字者蓋修史時玄齡為方宰相故也彥謙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封壯武侯隋唐史玄齡所書皆同獨此碑作壯武未知孰是碑李百藥撰歐陽詢八分書在今齊州章丘縣界中

世頗罕傳

唐房彥謙碑陰

右唐房彥謙碑陰具載彥謙歸葬恩禮儀物之盛太宗遇玄齡可謂厚矣蓋厚其禮所以責其報也太宗可謂善任人矣

隋衛尉卿竇慶墓誌

右隋竇慶墓誌慶曾祖畧祖溫善父榮定北史及北齊後周隋書皆有傳諸史皆云慶祖名善而慶之凡抗墓誌乃云名溫唐書宰相世系表以為善一名溫今此誌名溫善皆不可考慶大業中仕為衛尉卿史云為群賊所殺而墓誌云為賊盧圓月為殺墓誌貞觀四年刻其小措工妙不減歐虞惜其不著名氏也

唐大理卿郎顏碑

右唐郎顏碑李百藥撰歐陽公集右錄云顏父名基字世業而百藥書顏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顏兄茂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所諱避而百藥書顏父字而不名不詳其義是以君子貴乎博學余按隋及唐初人多以字為名故雖一時名鄉其名字混淆畧不可考又按顏字楚之其事迹雜見北史隋書皆書為楚之而不載名顏獨唐書郎餘令傳云

祖頴字楚之至於傳中敘述行事止稱楚之疑其亦以字行耳

唐丹州刺史張崇碑

右唐丹州刺史碑首尾已殘缺其可見者云公諱崇字平高按新唐書劉裴傳後載起義功臣事迹有張平高云綏州人從唐公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蕭國公貞觀初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今以碑考之其事皆同惟傳以字為名耳

唐昭陵刻石文

右唐昭陵刻石文太宗為文德皇后立歐陽詢書其文

具載于太宗實錄今石刻已磨滅故世頗罕傳其畧可見者有云無金玉之寶玩用之物木馬寓人有形而已欲使盜賊息心存亡無異又云俯視漢家諸陵猶如蟻垤皆被穿窬今營此陵制度卑挾用功省小望與天地相畢永無後患其言非不丁寧切至也然竟荒溫韜之禍太宗英武聰明過人甚遠而於此眷眷不忘何哉以此知死生之際能超然無累者賢哲之所難也又云國家府藏皆在目前與在陵內何異其詞尤陋得無為後世達士所笑乎

唐昭陵六馬贊

右唐陵六馬贊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為文刻于昭陵琢石象平生征代所乘六馬為贊刻之皆歐陽詢八分書世或以為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將名氏乃仲容書耳今附於卷末云

唐益州長史裴鏡民碑

右唐裴鏡民碑殷令名書令名與其子仲雍皆以能書擅名一時而令名遺迹存者惟此碑耳筆法精妙不減歐虞惜不多見

唐溫彥博碑

右唐溫彥博碑歐陽公集古錄跋顏勤禮碑後云按唐

書溫大推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軀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明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按顏之推家訓云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為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尺恠也又顏師古匡謬正俗載或問人稱字而不稱名者何也師古攷諸典故以稱名為是蓋當時風俗相

如此初無義理也然師古既立論以稱名為是而乃字行殆不可曉也已

唐贈高穎禮部尚書詔

右唐贈高穎詔書貞觀十一年改葬有詔贈禮部尚書其事當載于史而隋書穎列傳唐書帝紀太宗實錄皆不載

唐河間元王碑

右唐河間元王孝恭碑按新唐書孝恭自宗正卿歷源州都督晉州刺史貞觀初為禮部尚書以卒今以勒考之自宗正遷禮部尚書坐事免尋復舊任俄授梁州都

督攻晉州刺史與司空無忌等同時冊拜觀州刺史世世承襲後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蓋孝恭凡三為尚書一免官一拜世襲刺史本傳皆不載而以梁州為涼者亦誤也又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煙閣而此碑乃拜戢武閣戢武之名不見於他書惟當時石刻數人有之豈凌先名戢武而後改之耶

唐弘濟寺碑

右唐弘濟寺碑在今汾州據唐會要此碑李百藥撰唐太宗初即位下詔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隕身戎陳者各建寺剎分命儒臣為銘凡七碑今所

者汜水等慈呂州普濟幽州昭仁與此碑凡四而虞
南褚遂良所建今皆亡矣

唐段志玄碑

右唐段志玄碑以唐史考之多不合碑云公諱某子志
玄而其名已残缺然史初不載其名也碑云鄒平人而
史云臨淄人碑云謚忠壯而史云謚忠肅舊史亦作忠
壯與碑合又碑云圖形戢武閣按唐史及諸書功臣圖
形皆云凌煙閣初餘得河間元王碑云圖形戢武意謂
凌煙先名戢武後改之爾今得所碑亦同由是益知前
言之不謬二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也

唐獨孤使君碑

右唐獨孤使君碑云君諱某字延壽而其名残缺不可
辨延壽阨子也隋書外戚傳云阨二子延福延壽元和
姓纂亦云阨生延壽皆不著其名又姓纂云延壽封新
蔡公而碑云封新蔡縣開國男亦當以碑為正

唐晉祠銘

右唐晉祠銘太宗撰拜書晉祠者唐叔虞祠也高祖初
起兵禱於叔虞祠至貞觀二十年太宗為立碑

唐相州刺史侯莫陳肅碑

右唐侯莫陳肅碑肅桂州總管頴之子也元和姓纂

載侯莫陳氏云其先後魏別部居庫斛真水周書云什武川人世為渠帥隨魏南遷為侯莫陳氏余嘗得頴及頴之孫步墓誌皆云本劉姓系出漢楚元王交頴墓誌則以為父崇後周時賜姓涉墓誌則以為崇王父豐後魏時賜姓二說已自不同而肅碑乃云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勝魯孫邵謀誅王莽不容避難於代因左言而舍氏改姓侯莫陳焉自古史傳所載容有異同今頴肅涉三世歲月相接而碑誌所書自相乖戾如此皆莫知其孰是豈其姓氏本出虞虜而唐初以族望相高故妄言出于名胃以欺眩世俗初無所稽據乎不然殆不可考

也已

唐孔穎達碑

右唐孔穎達碑于志寧撰世傳虞永興書據碑云穎達卒於貞觀二十一年時世南之亡久矣然驗其筆法蓋當時善書者規摹世南之書而為者也

唐太府卿李襲譽墓誌

右唐李襲譽墓誌唐史列傳載襲譽官開甚畧據誌墓云武德初拜太僕卿出為潞州總管尋徵拜太府卿而傳言高祖定長安授太府小卿者蓋傳誤傳言襲譽坐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嘗廢為民流泉州卒而墓誌不

疑諱之也

後周太宗伯唐瑾碑

右周唐瑾碑以後周書及北史列傳校之首尾皆牴牾不合傳云字附璘而碑云字子玉傳云始仕為尚書員外郎而碑云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傳云初封姑臧縣子而碑云永昌子傳云為吏部尚書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而碑云為周太祖記室其年丁武公憂起復太子舍人傳云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臨淄伯轉吏部尚書于謹伐江陵以為元帥府長史而據碑為吏部尚書皆在為驃騎帥府及元帥長史以前又其改

封淄州伯蓋為龍驤將軍時而其為開府乃進爵為公傳云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而碑云授宗伯傳云出為蔡州刺史歷柘州硤州轉荊州總管府長史入為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中大夫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內史卒于位而碑云先為柘州刺史乃遷蔡州授司宗御正納言又轉荊州總管尋遷小宗伯乃薨其遷拜次第不同如此傳云瑾嘗為戶部尚書硤州刺史吏部中大夫今據碑皆未嘗拜而柘州碑作柘碑云瑾嘗為黃門侍郎又為散騎嘗侍尋領大著作脩國史及起居注又侍中傳皆不載其卒也傳云贈小宗伯而碑云贈華

刺史傳云謚曰方而碑云謚曰懿碑于志寧撰貞觀其孫皎所立後周書北史皆唐初脩距瑾之卒歲月未遠而顛倒錯謬如此然其官爵名字子孫不應有誤皆當以碑為據也

隋皇甫誕碑

右隋皇甫誕碑余嘗得誕墓誌又得此碑以攷北史及隋書列傳云誕字玄慮而碑誌皆作玄憲傳云隋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數年出為魯州長史開皇中復為北部刑部刑曹二侍郎遷治書侍御史為河南道大使及還奏事稱旨今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以碑誌

叅攷誕目司徒至主簿出授長史俄除益州總管府司法徵授北北部侍郎蓋未嘗拜兵部而其為河北河南安撫大使乃任右丞時皆史家之謬惟墓誌稱誕嘗為司徒主簿而碑不載傳與墓誌皆云為魯州長史而碑作廣州則疑碑之脫漏墓誌乃葬時所述然碑亦貞觀中其子無逸追建不應差謬而不同何也

金石錄卷二十四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唐薛收碑

唐崔敦禮碑

唐贈左僕射楊達碑

唐李靖碑

唐辦法師碑

唐蘭陵長公主碑

唐清河公主碑

唐趙弘智碑

唐登封紀號文

唐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碑

唐于志寧碑

唐弘文館學士頽君墓誌

唐碧落碑

唐吳昔亡單于阿史那彌射碑

唐阿史那忠碑

唐明徵君碑

唐黎尊師碑

唐李勣碑

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

唐少姨廟碑

唐啓母廟碑

唐房玄齡碑

唐高士廡瑩兆記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成都縣令顏有意書撰人題法曹

陳玉文學太子詹事侍詔弘文館陵州長史而姓名殘

缺不可辨集古錄直以為有意撰非也碑陰載當時官

僚姓名後人題云此記賀遂亮撰未知果是否記文叙述前世遺迹考究同異文詞古雅甚可喜也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右唐萬年宮碑陰者高祖自為萬年宮碑然宰相而下皆題名於其陰余每覽此碑見長孫無忌褚遂良許敬宗李義甫同時列名未嘗不掩卷大息以為善惡如水火決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辨小人而遠之然後君子道長而天下治若俱收並用則小人必得志小人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如無忌遂良是已然知人帝堯所難非所以責高宗也

唐薛收碑

右唐薛收碑文字殘缺其可讀處以唐史校之無甚異同惟收之卒謚曰懿而史不書爾又收之子元超據唐史及此碑皆云名元超而楊炯網盈川集載所為元超行狀乃云名振字元超蓋唐初人多以字為名耳

唐崔敦禮碑

右唐崔敦禮碑按新唐史列傳云敦禮字安上而宰相世系表則云名安上字敦禮今此碑所書與表合然舊史及碑皆言敦禮本名元禮高祖為改名焉其孫統基誌亦云名敦禮蓋疑其以字行耳又世系表其末載崔氏

為宰相者二十餘人而獨不著敦禮乃其闕漏也

唐贈左僕射楊遠碑

右唐贈左僕射楊遠碑遠觀王雄弟也煬帝時官至納言卒贈吏部尚書唐顯慶中以武后外祖父加贈左僕射官為之立碑以隋書列傳攷之時有異同傳云字士達而碑云字叔壯傳云年六十二而碑云年六十五皆當以碑為正又傳云謚恭而碑云謚懿余集錄有李嶠所撰武后母墓碑亦云謚為恭與傳合未知孰是也

唐李靖碑

右唐李靖碑集古錄靖之封衛曰公也授濮州刺史蓋者闕也余按新史長孫無忌傳載無忌以下授世襲刺史者凡十四人姓名具存蓋其事以見於他傳則於本傳似不必重載也

唐辦法師碑

右唐辦法師碑薛純陀書歐陽公集古錄云純陀太宗時人其書有筆法意其當時必為知名士而今世人罕知者然亦不傳于世集古所得純陀書紙此而已余按法書要銀云薛純陀學歐草微傷肥鈍亦通之亞也然則純陀當時真知名矣余又得純陀八分書比干碑歐

陽公所未嘗見也與純陀同時有薛純唐太宗舍書砥柱銘者其筆法與純陀絕相類疑即一人蓋唐初時人姓名多如此耳

唐蘭陵長公主碑

右唐蘭陵長公主碑李義甫按據唐書列傳公主太宗第十二女而碑云第十九女蓋傳誤也

唐清河公主碑

右唐清河公主碑公主太宗文也碑云下嫁程知節之子慶亮知節碑及唐史知節列傳元和姓纂所載皆同惟公主列傳作懷亮非是唐史一書而首尾自相乖戾

者甚衆非特此也

唐趙弘智碑

右唐趙弘智碑云弘智字慶仁而史不載又云自太子舍人為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博士檢校吏部郎中尋為越王府長史兼檢校吏部侍郎遂轉黃門侍郎舊史亦云累遷而新史直云錄太子舍人拜黃門侍郎爾又弘智為國子祭酒嘗領東宮賓客而新舊史亦皆不載

唐登封紀號文

右唐登封紀號文凡兩碑皆高宗自撰并書其一天字磨崖刻于山頂其一字差小立于山下然後世頗罕傳

政和初余親至泰山得此二碑入錄焉

唐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碑

右唐竇德玄碑以唐史本傳考之其事多合惟德玄為御史大夫攝吏部禮部度支三尚書遂遷大司憲史皆不載又其弟德遠史云封樂安男而碑作樂平皆當以碑為正

唐于寧志碑

右唐于寧志碑以考唐史列傳其微時所歷官史多不書今亦不復錄錄其尤著者碑云大業十年為清河縣長而傳云為冠氏長碑云自中書侍郎遷兵部授荊州

刺史不赴為後衛尉卿判太常卿事以本官兼雍州別駕遷禮部尚書而史皆不載史云自侍中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遷太傅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三品今以碑考之其初拜僕射也未嘗領中書門下三品至罷僕射乃為同中書門下叅謀朝政皆史家之誤又紫百官志唐初宰相有叅議朝政叅預朝政叅知政事其授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永淳中遂以平章事入御而獨無叅謀朝政之名蓋惟見于此耳

唐弘文館學士顧君墓誌

右唐顧君墓誌已殘缺亡其前一段以事考之蓋顧猶也猶高宗朝為弘文館學士司文郎中卒姓名附見唐書令狐德棻傳其子宗仕武后為宰相令此誌但云弟六子珣等而無宗蓋當時官未顯故不載歟

唐碧落碑

右唐碧落碑大篆書其詞則唐宗室黃公誤所述或云陳遺王書或云誤字書皆莫可知李肇及李漢並言李陽水見此碑裴徊數日不去又言陽水自恨其不如以槌擊之今缺處是也此說恐不然陽水嘗自述其害以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於他人書蓋未嘗有所推許唐人以大篆當時罕見故妄有稱說耳其實筆法不及陽水遠甚也

唐興昔已單于阿史那彌射碑

右唐阿史那彌射碑彌射本西突厥嘗歸朝後伐龜茲為蘇海政所殺舊唐史紀彌射事甚詳多與碑合而新史所書甚畧如高宗拜為崑陵都護與昔亡單于昔不載碑云單于諱其字彌射而缺其名不書史且言名彌射豈作碑者為綠飾之手

唐阿史那忠碑

右唐阿史那忠碑唐書列傳云忠尚宗室女定襄縣主

始詔姓獨著史今此碑當時所立題云阿史那府君之碑而元和姓纂亦云阿史那氏開元中改為史疑傳誤也唐太宗親捲隋亂即位未幾遂致太平其好賢樂善蓋出天性故一代之豪傑皆樂為之用如忠之徒出於降虜亦皆立勲本朝著名後代雖云太宗天姿英睿絕絕人甚遠至於輸忠盡節諸賢之助亦多矣嗚呼盛哉

唐明徵君碑

右唐明徵君碑徵君者梁人名山賓也高宗朝其裔孫崇儼以方伎進故立此碑舊唐史言高宗自製文而書之非也蓋高宗撰文高正臣書耳

唐黎尊師碑

右唐黎尊師碑題云盧子昇字照隣撰按唐史盧照隣字昇之與此碑不合蓋唐初人多以字為名爾至以子昇為昇之則疑史之誤

唐李勣碑

右唐李勣碑按唐史太宗屬疾出勣為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今以碑考之其除洛州乃在太宗朝高宗即位授開府儀同三司爾又新舊史皆云勣年八十六而碑云年七十六碑高宗自撰其所書官爵年壽皆可信而不疑也

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

右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陽翟侯者褚遂賢也元和
姓纂及唐書宰相世系表載遂賢一子兼彛為永州司
功今此誌云二子兼善兼愛而無兼藝兼善兼愛二子
姓纂唐史漏落容有之惟兼藝墓誌不書者何也豈非
唐表誤乎

唐少姨廟碑

右唐少姨廟碑楊炯撰云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
高少室之妙也其神為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
塗山氏之妹也余按淮南子云塗山氏化為石而生啓
其事不經固已難信今又以少姨為塗山氏之妹廟而
祀之其為淺陋尤甚蓋俚所立淫祀也炯既載之于碑
又遂以為漢書所謂少室之廟者何其陋哉

唐啓母廟碑

右唐啓母廟碑崔融撰按淮南子云禹治鴻水通輟轅
山化為熊塗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
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其說可謂恠矣然漢
武帝幸緱氏至中嶽見夏后啓母石列于詔書則固已
信之矣其後郭璞注山海經顏師古注漢書皆具載其
語而融又文其事于碑流俗安得不惑乎自古荒誕之

士喜為奇辭恠說以欺世眩俗學士大夫能卓然不惑者蓋鮮如啓母化為石伊尹之母化為桑事尤不經難信然繇古訖今未有非之者也嗚呼此君子所以惡攻乎異端也歟

唐房玄齡碑

右唐房玄齡碑文字摩滅斷續不可考究惟其名字僅存其後題脩國史河南公而名姓殘缺者褚遂良也按舊唐史云玄齡名喬字云玄齡而新史乃云名玄齡字喬今碑所書與新史合惟宰相世系表又云玄齡字喬松者不知何所據也

唐高士廉瑩兆碑

右唐高士廉瑩兆記唐史及元和姓纂皆云士廉父名勵而北史作勵今此碑與北史合蓋唐史及姓纂轉寫誤爾碑許敬宗撰趙模書模字畫甚工蓋貞觀中太宗命臨蘭亭序者

金石錄

